

「冷血」譯後的話

楊月蓀

在「冷血」全文最後一章快要譯完的時候，新聞報導美國最高法官明令宣佈死刑是違反美國憲法精神的。不久，在美國許多至今尚未廢止死刑的州內，就有大批飽受歲月煎熬的犯人陸續地自死牢中被移送到其他監牢去服終身監禁徒刑去了。譯者當時心中想到：「冷血」原著作者楚曼·卡波第得知這項消息之後必定也會舒心地發出滿意的微笑的。因為無疑地，他撰寫「冷血」的動機之一應是反對死刑的。如今美國最高法院終於明令了他盼望已久的這種決定，至少卡波第在「冷血」一書上前後付出的六年心血總算是不曾枉費了。

一般人反對死刑的理由不外是本於「不人道」與「不能徹底防杜重大犯罪事項」兩大因素上。因為僅單以謀殺行為來看，如果說以預謀且狂暴的手段奪取人命是殘酷而不人道的，那麼為懲治這種兇殘的行為，法律經過一連串的審判與裁決之後公然將犯人送上電椅、套上絞繩甚或用槍射穿他的胸膛就不算是奪取人命了嗎？並且這種在衆目之下奪取人命的方式是否就並不殘酷或相當的人道呢？再說，死刑果真是杜絕滔天大罪的唯一有效途徑，然則何以自人類歷史中設有死刑制度以來，仍未見謀殺案件有何等顯著的消滅呢？

楚曼·卡波第反對死刑所提出的理由並不明顯地涉及上述的有關「不人道」或「無於濟事」的兩項論點，更不是對謀殺犯有着什麼特殊的同情。他在「花花公子雜誌」的一篇訪問中說：「我是反對死刑的。」但是他又指出：「我對謀殺者是沒有什麼憐憫之心的。我對許多謀殺犯相當清楚，他們多半根本沒有良心的存在；他們心目中但能有任何悔憾，也只不過悔恨自己終於落入了法網而已。」卡波第表示：他反對死刑的理由主要是針對美國上訴法中不合理的條律而發的。他指出：美國上訴程序的過於冗長與繁瑣往往逼使被判死刑的犯人日以繼夜地在死牢中等上十幾年之久，他說，這不但「愚蠢而且也是非常殘酷的。」卡波第認為：如果刑法能够直截了當地，在六個月之內將犯人判決後處死，不予他們諸多的上訴機會；則非僅死刑仍可發揮它懲戒的功效，而企圖殺人以滅口的兇犯明知案發後難逃一死，也就會三思而行事了。但不幸地，目前美國的上訴法規却在那裏帶着犯人來回地盪鞦韆，這不但算不得是一種懲罰，簡直可以認作是一種法定的虐待狂行爲。

相信許多看過「冷血」的讀者，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貝利·史密斯與理查·希柯克的殺人動機究竟何在？若說是謀財，則他們策劃之初，根本不確知柯勒特家是否有保險箱，即有也不知道內中價值多少；後來雖然翻出了四十多元，然而有幾個劫匪會爲了不到五十元的錢財竟如此兇狠地殺害了一家四口的性命呢？是尋仇？則雙方壓根就互不相識。見色？楠希又並沒遭受凌辱。動機到底是爲了什麼呢？」不錯，這樣的疑問是難免的。不過，如果讀者細心閱讀，將不難發現答案在本書第四章「死牢」中寫得很清楚。也就是曼寧傑精神病治療中心幾位精神病學家所指出的「沒有明顯動機的謀殺」，也可以說這樣的沒有明顯動機的謀殺者，顯然地是極端嚴重的精神病患者。

按精神病學的理論分析：像貝利·史密斯這型犯下極端狂暴殘殺行爲的人，通常都是經過一段父母殘暴、時遭遺棄而欠缺安全感的童年生活。貝利對他父親存有一種既恨又愛的錯綜心理；對他而言，他父親又是一種最令人憎恨的具有權威性人物的象徵。因此，那天夜裏貝利所殺的並不是柯勒特先生，而是他自己的父親。他

將柯勒特先生認定爲如他父親那樣的一個具有權威的象徵人物。在一判那間，他將自己一生中對父親所蘊育的積憤，以狂暴的行動全盤傾洩在柯勒特先生的身上了。貝利曾數次提及他以往想要殺害的幾個人——在陸軍服役時認識的士官長以及育幼院中的修女等等，也都是這類具有權威性的象徵，碰到時機成熟時，柯勒特先生就不幸地充當了貝利父親的代罪羔羊。貝利對他父親這種久懷的愛恨難了的情感壓抑到飽和點時，終於迸發成爲暴力行動。這也正是他謀殺的動機。

貝利是一個嚴重的精神分裂與精神偏狂的患者。他的心理狀態能促使他毫無激憤、全無憐憫地殺害一個人，就像你、我拍死一隻蒼蠅一樣。這型的精神病患者在殺人之後，能若無其事的飽餐一頓或跑去一場滑稽電影，完全不再去想自己剛剛作過的事情。這由於在他們的心中人類的生命根本沒有任何價值的存在。

貝利的共犯希柯克則不屬於這一型。希柯克自己一個人似乎沒有能力殺人的。他具有一種如小偷般的狡猾與機智，也只有那種偷了就跑的能耐。在這樁謀殺中，他雖然沒有實際動手殺人，但是一切的策劃却是他一手主謀安排的。他明瞭貝利含有一種他殺的衝動，於是他鼓勵他去發洩，這正是希柯克狡猾性格的表現。但是希柯克的精神狀態也是不平衡的。依據心理學家的分析：希柯克內心也藏有一種隱恨，一種潛意識的衝力，但却不是強烈的可以隨時爆發爲暴力行動。他這種潛意識的衝力是起源於自己的性能力的衰弱與連帶引起的對他太的憎恨。爲了證實自己在性方面的能力，他經常有一種強暴少女的衝動。當這種衝動無法抑制時，任何他所選擇的少女就變成了他太太的代罪羔羊——洩慾工具。

卡波第指出：通常像貝利·史密斯這型沒有能力控制殺人衝動的犯人，是應當終身送入精神病院去設法治療而不宜釋放出去任其自由行動的，因爲他們隨時有「認定代罪羔羊的兇殺目標」的可能。但是，以貝利個人的例子來說，却並非沒有用他種方式加以感化或改造的餘地。這因爲他在音樂與繪畫方面表現着相當的創造潛能；不幸，在他一生中竟不曾有一個人，他父親或少年感化院甚至監獄中的任何一人，曾鼓勵過他去發展這方面的才華，他只能一個人成天地幻想自己有一天將會成爲一個如何偉大的藝術家。果能有一段時期，有那麼一

個人注意到他且從旁加以導助，使他有機會表現他自己這份才華與渴望，也許他經常感受到的孤寂、凌侮、排擠與對整個世界的嫉恨會逐漸地減弱，更說不定他內心的狂暴因子也會相對地化為祥和的。

楚曼·卡波第的作品一向瀟灑着夢般的詩意，文筆清新，俏皮中帶有一股詭奇。但他這部「冷血」却是用報導文學的方式寫成的，因此許多批評家指出卡波第這是有意標新立異，企圖創造一種他所稱的新的、嚴謹的文學體裁——「非故事體小說」。對於這種批評，卡波第的看法是：在他的寫作生涯中，他始終在以新聞文學的方式探尋着寫作的途徑。他指出「冷血」仍是以抒情的散文筆法寫成的，與他早先的作品如「一個聖誕節的回憶」，在風格上並無不同。只是在寫「冷血」時，由於內容是真實性的，他運用了新聞寫作的技巧，強調而客觀地描寫了書中人物的言語、動作與情感。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寫作風格與技巧，而是擴大了自己的風格範圍而已。對於「非故事體小說」一詞含義的矛盾，卡波第也有所解說，不過似乎仍顯得十分難解。他說：「我的目的在試圖應用一切的小說創作方法與技巧來寫一篇新聞報導以敘述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但閱讀起來却如同同一部小說一模一樣。」他自己也承認這是他本人對「非故事體小說」一詞所能作的唯一解釋。

楚曼·卡波第是以新聞寫作起家的。（他的第一篇新聞報導是發表在「紐約客」雜誌上的影星馬龍白蘭度特寫。）無怪乎他至今仍強調說：「新聞文學是當今所有寫作體裁的最先鋒。……新聞文學是文學領域中有待開拓的最終也是最偉大的一塊園地。在今天，新聞文學應該是唯一嚴謹且富創造性的文學途徑。」

楚曼·卡波等自從「冷血」暢銷全球，名利雙收以來，至今尚未有任何巨著問世。他除了將自己的幾個短篇小說改編為電視劇之外曾擔任過美國數家大報與雜誌的專欄作家。最近他曾應聘美國「滾石」熱門音樂雜誌，並且採訪報導了英國「滾石」合唱團的全美巡迴演唱，特別為該團主唱歌手米葛·傑格寫了許多篇特寫。

這正說明了卡波第對廿世紀中的「年輕叛徒」似乎特別着迷，因為米葛·傑格不僅臺上的演唱風格怪異；經常穿着緊身的服裝、濃厚的化妝與歇斯底里般的吼叫；臺下的私生活也頗不尋常：吸食毒品，性生活也極隨便；事實上就連他演唱的歌曲在節奏與含意上也是公認的在暴力、性放任與吸毒上大作挑逗與渲染的工夫，而他這一派風格，不幸也正是目前美國熱門音樂激進派的主流。

卡波第曾在電視節目中坦白承認過：他不但已獻身於改革刑法與監獄制度的運動，而且對社會犯罪「非常的感興趣」，尤其是謀殺案件。他除了「冷血」之外，曾在洛杉磯為一個少年謀殺犯出庭作證。據最近的報導，卡波第正在趕寫另一本巨著，是有關轟動一時的查爾斯·曼森嬉皮伙伴謀殺好萊塢艷星莎蘭·泰德等人的駭人新聞。卡波第本人對此沒有評論，僅表示他的下一部著作仍將是與犯罪有關的社會寫實。

此外，卡波第曾三次為美國廣播公司（ABC）深入監獄訪問，製作了一系列的「卡波第鐵窗訪問」節目。目收視率與各界反應雖不甚理想，但這位著名的「非小說」作家却輕易地躋進了電視界各流行列中，據不久以前的報導說，他即將親自主持一項屬於自己的晚間「漫談節目」（Talk Show）了。

譯者非常感謝「自由談」主編黃肇珩多年來給予的鼓勵與合作，使「冷血」的全文翻譯能自一九七〇年四月至一九七二年九月近兩年半的冗長時間內順利分期刊完。

這次承蒙「書評書目」雜誌社的鄭重出版，我更誠心的感激隱地先生、好友羅明河以及「書評書目」的楊先生與蔡小姐等的冒暑鼓勵與協助。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於美國加州蒙特瑞完成譯稿）

（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前夕再誌）